諸子平議

諸子平議卷二十三

德清俞樾

呂氏春秋二

秦之陽華 有始覽

樾謹按高注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當以華陰之說爲是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乎山而言之則爲華山之陰故縣名華陰主乎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藪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大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陽華之名猶陽曲也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陓竝陽華

之叚音至周禮以楊紓爲冀州藪亦猶以潁湛爲荆州浸波溠爲豫州浸同屬傳寫之譌郭璞注爾雅謂在扶風汧縣西則混於雍州之弦蒲高誘注淮南子謂在馮翊池陽則混於周之焦護並非也說詳羣經平議

南方曰巨風

樾謹按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此並作凱風今作巨者疑豈之壞字也禮記孔子閒居篇表記篇釋文並曰凱本作豈是豈凱古通用豈風卽凱風也豈字闕壞止存下

半因譌爲巨耳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應同

樾謹按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此十二字當爲衍文乃淺人不察文理以上文之例增入而不知其不可通也當呂氏著此書時秦猶未幷天下所謂尙黑者果何代乎呂氏之意以爲周以火德王至今七百有餘歲則火氣之衰久矣其中閒天已見水氣勝矣但無人起而當之耳故曰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言後之有天下者又當以土德王也今增

入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二語則與水氣至而不知文不相屬矣厥後秦始皇有天下推五德之運以爲水德之始此由其時不韋已死故也若不韋猶在朝用事則必以爲水數已備秦得土德矣

其室培濕藏言

樾謹按淮南子齊俗篇鑿培而遁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此培字當從彼訓其室培者其室之牆也濕讀爲堨廣雅釋詁堨下也其室培濕謂其室牆卑下也與下文其城郭庳正同一律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列近則持諫將眾則能怯 務本

樾謹按持諫二字義不可通疑持祿之誤持祿言保其祿也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皆古書言持祿之證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 諭大

樾謹按既足以王道文義未足呂氏原文當作既足以王通達矣務大篇曰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是其證也荀子儒效篇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楊倞注曰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

也荀子書屢言通達之屬蓋古有此語呂氏亦術用之耳通與道字形相似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漢書天文志作車道是其形似易譌之證此文通譌作道又奪達字以致文不成義當據務大篇文訂正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

樾謹按高氏於天翟下注曰皆獸名也不周二字屬下句讀注曰不周山在翟然下文云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山大水大文正相對不得有不周二字也且山亦多矣何獨舉不周山

乎不周二字當屬上句常祥以至不周皆山水名也雖不盡可考然即不周之為山名已可例其餘矣若從高注以常祥之屬皆為獸名則與下文言山複矣山者獸之窟穴故衆獸類以明其大若地之所有固不獨獸矣言地大而專舉獸類非理也高氏失其義因失其讀殆不可從

人主有奮而好獨者 本味

樾謹按奮猶矜也奮而好獨者矜而好獨也荀子子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楊注曰奮振矜也故古書每以奮矜連文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

無奮矜之容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

湯曰可對而爲乎

樾謹按對字衍文也可而爲乎猶曰可以爲乎本書多有此例去私篇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可而即可以也此因涉下文對曰而誤衍對字耳

甘而不噥

樾謹按噥者味之厚也言甘而不失之過厚也古或叚膿爲之文選七發甘脆肥膿注曰膿厚之味也是矣說文無噥字膿亦盥之俗體其訓爲腫血非肥厚

之義然衣部襛衣厚貌酉部醲厚酒也衣厚謂之襛
酒厚謂之醲然則味厚謂之噥正合六書之例未可
因說文所無而轉疑見于呂氏書者爲譌字也畢氏
沅疑爲噥字之誤非是

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樾謹按此論果之美而忽及馬之美殊爲不倫疑此
當蒙上文所以致之爲句馬之美三字乃衍文也當
云所以致之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蓋果之美者皆
不可以致遠時日稍久則味變矣故必有青龍之匹
遺風之乘然後可以致之也後人不得其義疑此二

句言馬與上文言果者不屬因加馬之美三字使自爲一類而不悟與本篇之旨全不相涉且上句所以致之四字亦無箸矣

道者止彼在已

樾謹按止彼在已誼不可通止疑亡字之誤亡彼在已言不在彼而在已也古書每以亡與在相對荀子正論篇曰然則鬭與不鬭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堯問篇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

曰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
和並其例也莊子田子方篇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
我邪亡乎彼與此文亡彼在己文法正同亡譌作止
因失其旨矣

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首時

樾謹按見當作尋尋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
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卽其
例也又按聖字疑衍文呂氏之意泛言人之得時若
步與影之不可離非專言聖人也涉下文聖人之所
貴唯時而誤衍聖字

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 義賞

樾謹按性字衍文也上文云民之安之若性此云民之讐之若戎夷胡貉巴越之民雖句法參差而意本相準因涉上文而衍性字則戎夷胡貉巴越之民八字贅矣

賞重則民移之

樾謹按高注曰移猶歸此未得移字之義禮記郊特牲篇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有羨義賞重則民移之言賞重則民欣羨

之也玉篇遂移也移之爲羡猶遂之爲移矣

各一則不設長攻

樾謹按廣雅釋詁設合也尙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乃心隸釋載漢石經設作翕爾雅釋詁翕合也是設與翕文異義同各一則不設者言各一則不合也高注以爲不設攻戰則增出攻戰字矣

遇時雨天地也

樾謹按地字衍文遇時雨天也與上文遇湯武天也遇桀紂天也一律正呂氏引喻之旨也地與也形相似因誤致衍耳

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 遇合

樾謹按高注曰不必生謂終死此解大誤不必生者謂不必生子也古者婦人無子則出蓋恐其以無子見出故令外藏衣器以備之而不知其適以盜竊見出也高注大非其旨矣淮南子氾論篇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大旨與此畧同

故嫫母執乎黃帝

樾謹按高注曰黃帝說之然執無說義此甚非也詩

執競篇釋文引韓詩曰執服也執乎黃帝者服乎黃帝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曰婦服也明其服事於人也皆可以解此文執字之義下文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方見黃帝說之之意若此文但言嫫母服事黃帝未以黃帝言也

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

樾謹按客下涉下文而衍有字其下涉上文楚王怪其名句而衍名字句末狀字亦涉上文而衍呂氏原文本云客進句狀有惡句其言有惡句兩有字均讀

爲又狀又惡其言又惡郎下文所謂惡足以駭人言
足以喪國也因多衍字遂不可讀

一上一下以禾爲量 必己

樾謹按以禾爲量殊爲無說高氏引淮南繆稱篇禾
三變之文以釋之亦曲說也禾當作和莊子山木篇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是其明證禾即和之壞字

不衣芮溫

樾謹按高注曰芮絮也不解溫字殆即以本字讀之
非也溫讀爲緼禮記玉藻篇緼爲袍鄭注曰緼謂今
纊及舊絮也是芮緼義同

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

樾謹按吾不二字衍文也子不耕於東海耕於西海也此也字讀爲邪古字通用言東海西海非皆子所耕邪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乎淮南子人閒篇作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其義更明後人不達古書語意臆加吾不二字使與上句相對而文義不可通矣

紛紛分分 愼大覽

樾謹按高注曰紛紛殽亂也分分恐恨也然則分分

當作忿忿老子五十六章解其分王弼注曰除爭原也顧觀本分作忿卽其例矣

若告我曠夏盡如詩

樾謹按上文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是有韻之詞卽所謂詩也湯誓所稱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亦是韻語蓋當時民俗歌謠有此言故湯以爲盡如詩也高注訓詩爲志於義轉迂

親郼如夏

樾謹按高注曰郼讀如衣今兖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高氏此注未得呂氏之意蓋

由正文錯誤耳吕氏本文當作親夏如郼言湯之親夏民無異於郼民也故下文即繼之曰此之謂至公簡選篇曰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彼言親殷如周可知此當言親夏如郼矣其文誤到因失其義耳

靖箕子之宮

樾謹按靖讀爲旌旌箕子之宮與下句表商容之閭一律靖從靑聲靑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叚靖爲之介立篇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列子說符篇文不同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列子作爰精目然則旌爲靖猶旌爲精矣高注曰淸淨其宮以異之非是

𨑨過者趨車過者下

樾謹按士過者趨當作徒過者趨徒與車相對成義晏子春秋諫篇曰載過者馳步過者趨文義正與此同徒字或作辻闕壞而止存土字因誤為士耳

將斬岸堙谿以迎鐘 權勳

樾謹按斬當為鏨說文金部鏨小鑿也字亦作斬文選海賦鏨陵巒而嶄鑿注曰鏨與斬古字通是鏨有鏨義言岸之高者則鏨鑿之也若作斬岸則無義矣

弗聽有頃諫之

樾謹按頃字衍文也弗聽有諫之者當讀為又言又

諫之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叚字故妄加頃字耳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樾謹按戰國燕策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然則所謂五國者秦楚三晉也高注謂燕秦韓魏趙大誤燕是本國不當更數燕策又曰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其語更明可知五國之不數燕矣

悤悤乎其心之堅固也下賢

樾謹按高氏訓悤悤爲明貌然於下堅固義不相應殆非也悤悤當作勿勿禮記禮器篇祭義篇鄭注竝

一曰勿勿猶勉勉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注同勉勉之義與堅固相應今譌作恖恖者因俗書恖字作忽或省作匆與勿字相似因而致誤耳

迷乎其志氣之遠也

樾謹按迷當讀爲彌古字通用左傳彌子瑕大戴禮保傅篇作迷子瑕周官眡祲七曰彌鄭注曰故書彌作迷並其證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注曰彌遠也文選西京賦彌望廣潒薛綜注同彌乎其志氣之遠義正相應若作迷則不可通矣

墍士不可以驕恣屈也 敎吏

樾謹按高氏讀堪爲湛故曰湛樂也然非呂氏意也堪之言克也字通作戡爾雅釋詁戡克也釋言克能也然則堪士猶能士也士之有能者必不爲驕恣屈故曰不可以驕恣屈也

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順說

樾謹按則字衍文也人字乃又字之誤其實又甚不安與上文其名又甚不榮相對之字屬下句之二者猶言此二者與莊子之二蟲文法相同先識篇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愼勢篇曰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皆可爲證

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不廣

樾謹按廣讀爲曠古廣曠字通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辭蔽篇則廣焉能弃之矣楊注竝曰廣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竝其證也無義篇曰以義動則無曠事矣高注曰曠廢也此文廣字誼與彼同言時不可必成而人事則不可廢也下文曰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正見人事不曠之意此篇卽以不廣名篇葢欲人以人事自盡毋自曠廢也　氏不知廣之爲曠而釋之曰廣博也則此二句之義不可通而於名篇

之意亦失之矣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

樾謹按公子糾三字涉上文而衍高注曰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是其所據本已衍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 貴因

樾謹按此當作要期甲子之朝而紂爲禽高注曰與諸侯要期以甲子之日可證正文之本爲要期也朝期二字形相似又涉下文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而誤耳其下文曰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亦以要期二字連文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

畢氏引梁仲子曰淮南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正合此文似有脫誤

樾謹按梁氏誤以道字爲行道之道故疑有脫誤其實非也道者由也道彌子瑕見釐夫人者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文法正與此同道導古通用

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察今

樾謹按高注曰虧毀也然如高注則但當曰其時先

王之法虧矣不得用其時已與也虧當爲詭聲之誤耳左傳齊公子無虧史記齊世家作無詭漢書古今人表亦作無詭是其證也詭之言異也文選西京賦豈不詭哉海賦詭色殊音注並曰詭異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詭矣猶曰其時已與先王之法異矣故其下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蓋先王之法所以不可行者非法之毁乃時之異也注以本字釋之未得其旨

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

樾謹按而佞進三字衍文也謹聽篇無當據刪

若是而擊可大彊 悔過

樾謹按注云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彊此葢校者之詞誤入注文然作若是而弗擊不可較今本爲勝當從之惟大彊二字義不可通今按若是而弗擊不可先軫之言已止於此大彊二字屬下句當作大臣彊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彊請與不得已正相應上文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若此文猶言臣請擊之則詞複矣今本卽涉上文而誤

都鄙有服樂成

樾謹按說文叉部叚治也從叉從𠬝𠬝事之制也然

則服事之服字本作艮今經典皆作服而艮字廢矣卩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都鄙有服皆都鄙有制也襄三年左傳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車服之服此篇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法服義不可通疑高氏原文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淺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

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

樾謹按聽無事治謂聽愚民之言必無事治也上文曰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訿也而因遂弗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卽其義也故又曰事治

之立也人主賢也高注殊未明了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察微

樾謹按以細觀化遠也甚爲無義高注曰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亦曲說耳觀下葢脫大以近觀四字化字當在遠字之下而化上又脫通於二字本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通於化也何以明之淮南子齊俗篇載此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故知此文當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文有化字故知當作通於化也與淮南子字異而句法同

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

檖謹按此當從左傳作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蓋爲金距更甚於介其雞故季氏不勝而怒也

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

檖謹按歸讀爲壞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古懷壞同聲字亦通用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壞服虔本壞作懷是其證也歸可爲懷故亦可爲壞矣

以魯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

檖謹按高氏於同惡下出注云同惡昭公殆失其讀

也此此嘗於三季絶句言一季氏猶恐不勝況於三季乎同惡二字屬下固相助爲句同惡固相助言同惡之人固相輔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卽其義也惡如字

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　去宥

樾謹按高注曰少主惠王也此說非是據下文云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然則惠王是時已老矣非少主也蓋因惠王年老有漢景帝疑周亞夫非少主臣之意故唐姚果以此言謂謝子耳

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 正名

樾謹按此文云雖見侮而不鬭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然則此文失其所以爲士上無所承且於義亦不應有疑呂氏原文本云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今衍十二字遂不可讀

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

樾謹按湣王二字衍文也齊周室之孟侯也乃推始封之齊而言若湣王時周室衰微儕於列國久無此

一稱矣下文曰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覇矣皆承齊字而言若此句是濟瀦王則下二句便不可通高氏作注時已衍瀦王二字故有山頭井底之譏其實非也

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審分覽

樾謹按遲字衍文也上云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此云分地則速無所匿也其文甚明因涉上文而衍遲字義不可通高氏曲爲之說非是

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

樾謹按奪當作奮形似致誤也奮猶矜也說見前本

味篇奮其智能謂矜其智能今誤作奪義不可通

夫說以智通而貴以過悅

攗謹按傳校云過一作遇此當以作遇者爲是遇與愚古通用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作遇並其證也愚字與上句智字正相對玉篇悅惡也然則遇悅猶愚惑也說以智通而貴以愚悅與下文譬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諸句一律下兩字與上兩字義皆相反因借遇爲愚又誤遇爲過而

其義始晦矣

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

樾謹按莫人當爲眞人字之誤也隸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故往往致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摇漢表莫摇作眞粘新序雜事篇黄帝學乎大眞路史疏仡紀曰大眞或作大莫竝其證也眞人不能全乃備能也蓋卽堯舜不徧物之意高注不知莫字之誤曲爲之說大謬

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君守

樾謹按曰乃昦字之誤昦字闕壞止存上半之日因

誤爲曰矣下文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高注曰說與昦天同則其所據本正作故昦天無形

故善爲君者無識

樾謹按無識當爲無職周官職方氏脩華嶽碑作識方氏是職與識古通用善爲君者無職其次無事無職與無事義相近若作無識失其義矣下文云人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然則善爲君者無職正以此也高氏不知識之當爲職乃曰物不可悉識此曲說也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無不職者無

不識也此借識爲職彼借職爲識正可互證

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

樾謹按心字衍文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一

律注云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正以自傷

二字述文可知本無心字因涉注文亂於心句而誤

衍耳差讀爲嗟淮南子原道篇曰偶嗟智故曲巧譌

詐此云智差即彼云偶嗟智故也故與思慮相對注

曰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未得其義

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

樾謹按此當作奮能自殃也有處自狂也與上句思

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正一律也字秦刻石文作乜其字古鐘鼎文或止作㞢兩形微似因而致誤

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 任數

樾謹按孔子佯爲不見之七字當在上文選閒食熟之上呂氏本文蓋云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孔子佯爲不見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今到其文則義不可通李善注文選君子行因并刪此七字矣

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 勿躬

樾謹按矜字義不可通疑務字之誤

不好淫學流說外度

樾謹按流說卽游說也流游義得相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注曰游卽流也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注曰游亦流也匡謬正俗曰斿者旌旗之斿訓與旒同然則從斿從㫃之字本得通用荀子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流魚卽游魚也游說之爲流說猶游魚之爲流魚矣

蒙厚純樸以事其上

樾謹按蒙與厖同義詩長發篇爲下國駿厖毛傳曰厖厚也荀子榮辱篇引作爲下國駿蒙楊注曰蒙讀

爲庬厚也此云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蒙亦當讀爲厖
厖厚爲一義純樸爲一義
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實知度
樾謹按舊校云實一作寶與淮南主術篇合當從之
高注曰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
不可柰何爲實也實亦寶字之誤惟正文但言柰何
而注文增出不可恐非其旨柰何即如何也昭十二
年公羊傳注曰如猶柰也是柰與如同義既以不知
爲道則遇事必曰如何如何故以如何爲寶也孔子
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可證

此義下文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
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靑北化九陽奇怪之
屬引三聖人言皆有若何二字若何卽柰何也以柰
何爲賓之義呂氏自申明之如此足見高注之非

諸子平議卷二十三

諸子平議卷二十四

德淸俞樾

呂氏春秋三

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審應

樾謹按上文云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然則此文亦當云待其功而後知其聖也是市人之知舜也聖舜二字傳寫互易

王射之重言

樾謹按高注曰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是以王射之三字爲成公賈之言殆非也此三字當連下曰字

爲句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皆王射之之言若如高注則可字上又當有王字矣

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淮辭

一禪謹按紡與禪對紡猶複也紡字從方方之本義爲兩舟相竝其字亦或作舫衣之複者謂之紡猶舟之竝者謂之舫矣故計其禪與紡而因以爲得耳

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

樾謹按此本作罪不善善者故爲畏故讀爲胡墨子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一本故作胡下文曰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是上文故字乃胡之叚字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竝其證也故爲畏卽胡爲畏言所罪者止是不善者則善者胡爲畏也後人不知故與胡通而疑故爲畏三字文不成義遂臆加不字失其旨矣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正作善者胡爲畏

以示諸民人

樾謹按舊校云民人一作艮人當從之艮人見序意

篇蓋當時有此名目高彼注曰君子也非是說見前

豎子操蕉火而鉅不屈

樾謹按蕉當作焦求人篇十日出而焦火不息是其證也字亦作爝舉難篇爝火甚盛蓋爝焦聲近通用莊子逍遙遊篇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釋文曰爝本作燋儀禮士喪禮楚焞置于燋注曰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禮記少儀篇執燭抱燋注曰未爇曰燋是其字本作燋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也求人篇作焦者從省此篇作蕉則叚字耳

寡人甯以臧為司徒無用卬應言

樾謹按高注曰臧亦魏臣此恐不然若臧實有其人則魏王已有爲司徒之人矣何以下文又曰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乎此臧乃臧獲之臧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閒罵奴曰臧是也甯以臧爲司徒無用卬乃極言卬之不可用故下文起賈謂孟卬曰公甚賤於公之主也葢視之不如臧獲賤之至矣若臧亦魏臣則何賤之有乎

以絳竊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

樾謹按此當作令牛負書與秦高注曰言王使負牛

特絳務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亦當作使牛
負持正文注文牛字竝當在負字之上葢言王以地
與秦則雖使一牛負持其書以往秦猶將善視此牛
也故曰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今牛負字到義不可
通畢氏沅曰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卬之下誤矣
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
樾謹按令二兩字義不可通疑令王兩字之誤言王
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卬如身是重臣也今王輕臣
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因涉上下文竝有令字故
誤令爲令因又誤王爲二耳高注曰二疑也臣見疑

則不重矣此注亦有誤高注本云輕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蓋高氏以疑訓輕又以其義未足故加下句以申明之今作二疑也乃後人以既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耳又高氏於令臣責下注曰令秦責臣此注亦誤當云令臣責秦言王既輕臣且後秦復有隙臣不能復責之也今到其文曰令秦責臣則失其義矣古書錯誤所在多有學者宜悉心考正之

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

繼謹按乎字衍文又況於弱四字爲句當連上文讀之曰魏雖強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四

字屬下文讀當云魏王之令孟卬爲司徒以棄其責

則拙也今衍乎字遂失其讀并失其義

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 具備

樾謹按弓字衍文也無弦則必不能中故弦爲中之

具今衍弓字則文不成義矣

吾子胡不位之 離俗覽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高注曰何不位天子之位也則

所據本正作胡不位

郄而自歿

樾謹按歿當爲刎一切經音義引字畧曰斷首曰刎

又曰歾古文歾同荀子彊國篇是猶欲壽而歾頸也楊倞注曰歾當爲刎葢古無刎字古人毎借歾爲刎此又作殁者殁即歾之或作體也高義篇殁頭乎王廷殁亦當爲刎

澹乎四海 上德

樾謹按高注曰澹之也之乃足字之誤古書毎以澹爲贍足之贍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充國傳師古注竝曰澹古贍字是其證也畢校本謂澹憺義同疑是安也之誤非是

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 用民

樾謹按夾官二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大官蓋大誤作亣因誤作夾矣貴公篇曰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可以爲證

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 適威

樾謹按畢校云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當作則難以爲繼矣難以爲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今按畢謂下知字衍是也謂脫兩難字非也爲當讀作僞古字通用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僞繼矣以僞繼則上又從而罪之文義甚明莊子則陽篇亦有此文大畧相

同正作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可證明此文之義

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猘狗而弑

子陽極也

樾謹按子陽好嚴四字爲句中閒不得有極也二字蓋涉下句而衍

冬之德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貴信

樾謹按冬之德寒則凍閉不開固其所也何以反是不信之故此說殊不可通孟冬紀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疑此文開字亦密字之誤高注曰不開氣不通也其所據本已誤矣

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
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樾謹按物固不可全也六字與上文不屬疑此篇之
文止於可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
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篇之起句當云物
固不可全也以全舉人固難物之精也人傷堯以不
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弒
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物豈
可全正與物不可全相應傳寫者誤繫於上篇之尾
耳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 舉難

樾謹按下人字當讀作仁責人則以仁與下文自責則以義正相對

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

樾謹按理無自然下奪理無二字蓋言疏賤者知而親習者不知此理之所無由然也理之所無由然而以之斷其孰爲相則過矣今奪二字文義未足

君道何如利利而物利章 恃君覽

樾謹按章字衍文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小

心物豈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是古字本通也君道何如利而勿利言君人之道宜何如乎務在利民而勿以自利而已貴公篇曰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此可爲證下文曰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然則君道以利而勿利爲貴正呂氏此篇之旨矣

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

樾謹按下然字衍文不讀爲否則然則否相對爲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叚字故又加然字耳戰國策正

作謂子智則否

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 長樹

樾謹按太公望下不當有封字涉下文太公望封於營丘而誤衍耳

予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 知分

樾謹按兩活無義兩疑而字之誤本在能字之上其文曰予嘗見兩蛟繞船而能活者乎兩而形似又涉上文兩蛟字而誤後人因移之能字之下耳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 知分

樾謹按高注曰惟宜也義不可通呂氏原文當作子

推之矣晏子春秋雜上篇曰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呂氏此文蓋即本晏子春秋而省其詞子推之矣即所謂直兵推之晏子謂持直兵者曰子推之矣正見其勇於死義若謂崔子曰子惟之矣轉失當時語氣矣推與惟形似因而致誤耳

四上之志

樾謹按高注曰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爲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其說四上義甚迂迴且下文所言亦非君之志也四上疑當作匹士皆

字之誤耳禮記禮器篇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此匹士二字之證下文云爲之天下弗能禁矣釋之天下弗能使矣又云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正所謂匹夫不可奪志者然則四上爲匹士之誤無疑也

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達鬱）

樾謹按幾與旣通周易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竝曰荀本幾作旣旣之言終也將旣之者將終之也畢氏疑是幾何非是

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行論）

樾謹按兩能字皆當讀爲而

莫敢諫若非弗欲也　驕恣

樾謹按此當作莫敢諫者非弗欲也言羣臣莫敢諫者非不欲諫乃未得進言之道耳故下文曰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今本者作若以形似致誤耳

其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　開春

樾謹按以爲二字衍文也而海內皆來稽矣與上文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文法一律稽之言同也詩元鳥篇正義引尚書緯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

堯典亦曰稽同也是稽有同義故韓子主道篇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海內皆來稽言海內皆來同也因衍以爲二字高注乃曰皆以來附爲稽遲失之矣

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

樾謹按天字誤戰國魏策論衡死僞篇竝作夫當從之夫字屬上句讀

弊生事精 察賈

樾謹按說苑政理篇作弊性事情當從之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然則事亦猶勞也言弊其性勞其情

也生與性精與情古字竝通

十人者其言不義也 期賢

檖謹按其言當作言其十人者言其不義也謂言伐衛之不義其卽指伐衛之事而言

民相連而從之 審爲

檖謹按高注曰連結也民相與結櫓隨之此說連字未得其義連當讀爲輦周官鄉師注曰故書輦作連鄭司農曰連讀爲輦又巾車職曰連車組輓釋文曰連本亦作輦是連輦古通用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軺輂者亦叚連爲輦是其證相連而從之者言相輦而

從之也人挽車爲輦莊十二年左傳以乘車輦其母

又襄十年傳輦重如役皆是莊子讓王篇亦載此事

司馬彪曰連讀曰輦得之矣

與諸侯約爲高保禱於王路疑似

樾謹按禱字不可通當讀爲壔說文土部壔保也高

言之則曰保壔九章算術今有方垛壔是也垛壔卽

保壔之異文此作葆禱者或古文叚借或聲近而誤

也王路者大路也廣雅釋詁王大也如大父母稱王

父母鮪大者謂之王鮪皆其例也爲高葆禱於王路

猶云爲高垛壔於大路御覽引此文葆作堡蓋易以

今字無下四字則由不達而臆删之

不可知則知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壹行

樾謹按下知字衍文不可知則無安君無樂親矣不當於則下更出知字上文曰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是其例也

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

樾謹按威利敵當作威利無敵上云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爲此承上文而言不當云威利敵也葢同是威利無敵而王與亡異

則以所行者有可知有不可知耳今奪無字義不可通又按以行不知者亡當作以行不可知者亡可知不可知相對爲文下云小弱而不可知則强大疑之即承此而言本篇不可知之文凡七見無作不知者

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

樾謹按故也二字涉上文易知故也而衍此言士之義苟可知則必爲人所期會矣不當有故也二字

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懸於無慮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慮之爲字爲止常訓也而又爲籓度爲辨察書傳具有其義所引證凡七

事王說是也此文云無惡於無處者謂無惡於無辨也篇首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即其義也高注未得其旨

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 求人

樾謹按高注曰今正北極之國也畢云注首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今按皆誤字也當作令正淮南子時則篇北至令正之谷是也又按夏海當作夏晦故高注曰夏海大冥也淮南子正作夏晦高注曰夏大也晦冥也與此正同海字雖亦有晦義然使正文是海字則高氏以夏海為地名足矣何必定訓為

大冥乎

未死而言死不論以雖知之與勿知同 知化

樾謹按論當作諭字之誤也言未死而言死則人不諭也不諭謂不知也以雖知之與勿知同以讀爲已已者已然也一字爲句言已然之後雖知之與勿知同矣篇末曰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正其義也高注未明

肉圜爲格 過理

樾謹按高注曰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

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爲樂畢氏沅曰炮格各書俱訛作炮烙得此可以正之今按畢說本段氏玉裁詞足訂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此則淫刑以逞之事如高氏所說是也韓非子喻老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丘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蓋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此云肉圃爲格可知格卽在肉圃中其爲飲食事無疑矣高注非是說詳韓非子

雕柱而桔諸侯

樾謹按此卽後世鞦韆之戲所自始高注曰雕畫高

柱施桔橰於其端眾諸侯而上下之所說正得其義蓋此與上文糟丘酒池肉圃爲格皆飲食遊戲之事玉篇草部湫遷繩戲也

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諸無自至矣壅塞

樾謹按高氏解過無道聞曰其過成以無道遺聞此說迂曲且與下句不一律道之言由也從也過無道聞言過無由聞與善無自至義同當賞篇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又曰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愼小篇曰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凡言無道者

竝猶言無由也高注失之

此戴氏之所以絕也

樾謹按此即上文齊滅宋之事戴氏爲宋公族孟子書有戴盈之戴不勝韓非子內儲說有戴驩爲宋太宰葢皆戴公之後世執國柄時人習見戴氏爲宋公族遂相沿以宋爲戴氏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乃結上文齊攻宋事非別一事也高注未達此旨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

畢校本曰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

樾謹按畢以自爲衍字是也以道爲有道則失之道

者由也道不智聽智者由不智聽智也由不智聽智從非受是文義一律言說之所以得行者以人主能由不智而聽智從非而受是也從下衍自字者從與自同義疑一本作從一本作自而傳寫誤合之也畢以道字屬上句讀而釋爲有道失其旨矣

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不苟

樾謹按子事非子之事言子所事者非子之事也下文令子爲非子之事是其證矣畢氏疑上子字爲衍文非是

鍾況然有音自邪

樾謹按況讀爲鍠說文金部鍠鐘聲也此作況者古字通用尚書秦誓篇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況之爲鍠猶況之爲皇矣

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 當賞

樾謹按高注曰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若然獻公於右主然僅不治其罪而於菌改則賜之官大夫之爵未見其能用賞罰也下文云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是獻公必賞右主然而罰菌改於下文之義方合疑右主然菌改傳寫互易呂氏原文本作故

復菌改之罪而賜右主然官大夫復之言報也見周官宰夫職注復菌改之罪卽報國改之罪說文㚔部報當罪人也卽此文復守之義也後人見上文皆先言右主然後言菌改遂互易之以順上文之序然正文言復而注文言不復其義正相反足知非呂氏之旨矣且下云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夫守塞者卽助右主然守塞之人也故承賜右主然而言若如今本作菌改則菌改乃內獻公者何有守塞之人乎是故賜守塞者與賜右主然兩文必相接其傳寫之誤易更可見矣

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博志

樾謹按明李瀚本六藝作文藝畢刻從之謂與下篇合其實非也養由基善射尹儒善御射與御皆六藝之事則作六藝爲是下貴當篇曰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文藝亦當作六藝此承上善相人者而言亦藝術事也今作文藝者字之誤耳反據此以改上篇誤矣

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似順

樾謹按又有死三字衍文也賢良之臣蒙恥文義甚明疑有死二字本在下文其文云本幾人起師臣與

之戰戰而敗敗而有死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蓋戰而敗敗而有死卽上文所謂戰請必敗敗請必死也有讀爲又敗而又死此謂完子自死也完子爲將而死則賢良莫敢不死其或不死亦必畏罪而不敢入國矣所以不敢入國正以主將先死之故若無此句但曰戰而敗則賢良之死者固死矣其不死者何不敢入之有未足以盡國中之賢良也有死二字屬入上文因幷敗而二字刪去之矣至有死卽又死又有二字不當屢用蓋讀者因此有字當讀作又旁注又字因而致衍耳

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 別類

樾謹按小方大方義不可通乃疑犬字之誤因篆文相似而誤也犬馬義正一例高氏無注以犬字不煩更釋也若作小方大方則不容無注矣

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 別類

樾謹按此當於家字絕句書梓材篇若作室家詩緜篇俾立室家皆以室家連文此云將爲室家亦猶是也高氏於室字絕句云家匠家臣也失之

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 士容論

樾謹按衛當作衞乃叚借字或壞字也哀二十四年

左傳是覺言也正義引服虔曰覺僞不信也然則巧覺猶云巧僞高注訓羞以巧娟自榮衒非是

竈突決上棟焚 務大

樾謹按此本作上焚棟傳寫誤倒論大篇作竈突決則火上焚棟是其證

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 上農

樾謹按兩復字竝當作後字之誤也後與厚古通用釋名釋言語曰厚後也莊子列禦寇篇注曰靜而怯乃厚其身耳釋文曰元嘉本厚作後是其證也民農則其產後言民農則其產厚也其產厚故重徙矣御

覽兩後字並作厚正得其義但字仍當作後以仍古書段借之舊辭士篇曰必厚其靭又曰其靭而後之亦厚後通用之證

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

樾謹按此當以農不敢行賈爲句言農惟爲農不敢爲商也行賈者商也僖三十二年左傳鄭商人弦高杜注曰商行賈也高氏以農不敢行爲句而釋之曰守其疆畝失之矣不敢爲異事亦以農言若如高注以賈言則非所謂野禁也

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虛

樾謹按籥字義不可通疑當作淪莊子知北遊篇釋文瀹漬也瀹卽淪之異文尊之以水事正與漬義相應葢淪變作瀹又省作龠又誤作籥耳四鄰來虛當作四鄰來虐亦字之誤虐與淪樂爲韻若作虛則失其韻矣

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　任地

樾謹按下文土處爲韻𪊨風爲韻堅均爲韻穮𧿤爲韻獨此二句無韻疑突乃穾字之誤穾與陰正爲韻高注曰窒容汙下也突埋出豐高也是以窒爲突猶以下爲高然下文諸句並不從相反取義不必定如

高氏之說且諸句之意皆不甚可解而韵則塙有可憑突字之誤殆無疑也

人肥必以澤

樾謹按高注曰人肥則顏色潤澤此大誤也通篇皆言耕種事不當此句獨言人之顏色且此句與下文人耨必以旱正相對然則澤者雨澤也非謂顏色潤澤也肥疑耜字之誤上文曰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畞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以耜耨竝言則此文人耜必以澤人耨必以旱亦承上而以耜耨竝言可知矣耜謂耕

也耨謂芸也言耕宜雨耘宜旱也耜字從吕肥字從卪篆文相似又涉上文地可使肥而誤耳

寒則雕熱則脩衛上

樾謹按高注曰脩長也於義未得詩中谷有蓷篇暵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釋飲食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熱則脩者言熱則乾縮也正與寒則雕同義

衡行必得縱行必術

樾謹按術讀爲遂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左穀並同公羊作遂禮記學記篇術有序鄭注曰術當

爲遂是術與遂古通用衡行必得縱行必遂言衡縱皆必順其性也

樹境不欲專生而族居

樾謹按高注曰專獨也於誼未得專讀爲摶史記秦始皇紀摶心壹志索隱曰摶古專字周易繫辭傳其靜也專釋文曰專陸作摶昭二十一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曰專本作摶是專與摶古同字而通用管子霸言篇不摶不聽見本篇夫摶國不在敦古尹注並曰摶聚也又內業篇摶氣如神注曰摶謂結聚也然則不欲專生者不欲聚生也與族居同義若訓

專爲獨則與族居義反矣下文曰虎而專居則多死葢以專生族居義同故省文言專居專居者聚居也猶族居也如高注則不可通矣

穗鉅而芳奪叔時

謹按高注曰奪或作奞非也此當以作奪者爲是奪者脫之本字說文奞部奪手持隹失之也故引申之爲脫失字後人借作敓而本義晦矣後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漏奪卽今人言漏脫也此文芳字當讀爲房房者柎也山海經西山經員葉而白柎郭注曰今江東呼草木子房爲柎是也穗

鉅而房奪言穗雖大而其房必脫落也因借芳為房而後人又昧於奪之本義遂不得其解而誤以為芳蘇奮發致有作奮之本不可從也

摶米而薄糠

樾謹按摶之言圜也考工記梓人摶身而鴻盧人刺兵摶弓人彩而摶廉鄭注竝曰摶圜也楚辭橘頌篇圜果摶兮王注曰摶圜也楚人名圜為摶然則摶米而薄糠與上文其粟圓而薄糠文義正同下文曰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亦以圓摶竝言

如此者不益

樾謹按益字無誼高注曰益息也亦不可曉益疑當作嗌方言曰嗌噎也秦晉或曰嗌又曰噎然則不嗌者言食之不噎也呂氏秦人故言秦耳舊校云益一作蒜蒜者𦤺之誤也說文口部曰𦤺籀文嗌字然則呂氏原文之作嗌固無疑矣

諸子平議卷二十四